

孙惠芬文集

短篇小说卷
壹

来来去去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孙惠芬文集

短篇小說卷
壹

来来去去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ry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来来去去/孙惠芬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7.11

(孙惠芬文集)

ISBN 978-7-5321-6352-6

I. ①来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3183号

发行人:陈征

责任编辑:谢锦

装帧设计:钱桢

书 名:来来去去

作 者:孙惠芬

出 版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 刷: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700×1000 1/16

印 张:23.75

插 页:2

字 数:296,000

印 次: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352-6/I · 5072

定 价:57.00元

告 读 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目录

- [01] 静坐喜床 001
- [02] 水花村少女 006
- [03] 沙包甸的姑娘 017
- [04] 春映河,偌大个河流 028
- [05] 攀过青黄岭 041
- [06] 岁岁正阳 055
- [07] 闪光的十字架 072
- [08] 田野一片葱绿 085
- [09] 小窗絮语 090
- [10] 来来去去 109
- [11] 变调 146
- [12] 孤独者之歌 163
- [13] 接壤 174
- [14] 那扇门 187
- [15] 姥姥,姥姥 197
- [16] 一篇“人对物质超越本能与文化心态”的论文 207
- [17] “号外”之歌 217

- 18 暮旅 230
- 19 我的大哥 240
- 20 十七岁的房子 254
- 21 朋友 265
- 22 小镇文化人 276
- 23 十五岁的五子 288
- 24 爱到三十 295
- 25 一度春秋 311
- 26 蓝光 345
- 27 一日风景 364

静坐喜床

女孩子家跨出姑娘的门槛，开始做新娘了，她该是怎样的心情？她坐在炕头上，并且坐在自己亲手做的那床崭新的绿缎面褥子上，她脸颊红红的，双手使劲按着狂跳的心口，她丰腴的胸脯起伏着。在幸福和甜蜜的情感中，似乎渗透着一种开始是不可名状而后又渐渐清楚了什么，在抓扭着她的心——失去了，姑娘；失去了，妙龄。她眉眼之间一会儿流溢着不安和难受，一会儿又闪烁着神秘和喜悦……

母亲告诉她，千万不要老早儿下地，坐的时间越长越有福。她并不相信此话，可她觉得也实在没有违背老人意愿的必要。她坐在那里，嘴角浮出羞怯而又很深的笑。

——呵，今天我是新娘子，我是新娘子？！

她双目微闭着，倚在墙上，细细地想着，细细地忆着。

她今年二十六岁，是一个标准的山村姑娘。她热爱生活，村子里的男女老少没有不喜欢她的。老年人喜欢她老实，能干，脾气好，孝顺，炕上地下的活都拿得起来；中年人喜欢她正派，稳当，不像有些姑娘那样娇气，张狂；年轻人喜欢她老练，成熟，特别是村里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，

都愿意向她吐露心中的隐秘,求她帮着拿个主意……无形中,她成了这山村的“皇后”了。

她也曾向往过小说中的爱情生活,随着年龄的增长,她常常在心中暗暗地将“他”描画。可是现在,她自己也难以解释,爱情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它并不是什么框子所能框得住的,它往往是自觉和不自觉地一下子降落在你面前,当你发觉你心中出现了另一个异性的影子时,这个人不一定是你原来理想的模特。当爱情之神悄悄爬上心头,你是怎么也驱逐不了的!

那是一个夏雨沥沥的傍晚,拉化肥的拖拉机在离家很远的一段泥泞乡道上开不动了,越陷越深,怎么办?一个人在荒郊野外,还是个姑娘家,她想哭。哦,一个小伙子来了,他二话没说,搬石头,掘泥,不到五分钟,浑身就没有了模样。“来,开下试试。”“突突突……”车稍动了点,只见他用肩膀扛着车身,用脚又推进一块石头……

“突突——突——”好!开出来了!她高兴得眼窝有些发热,眼睛看定了他……可他只憨厚地一笑,既没要一声谢,也没留下姓名地址就悄然离去。

他,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她那以往静静的心河。她忽地像捉到了什么,又不敢承认这是什么。

她努力想把自己对他的印象当成一张废纸在大脑中撕掉,可是这种企图只是枉然。

每次出车,她都留心路上的行人。可不知怎么,再也没碰上他,她也曾痴痴地想:他会不会来裁衣服?可马上,她又感到这个念头太可笑:他又不是本村的,与自己素不相识,怎么会登门求她?有时,她甚至希望出车时再遇上雨天,希望拖拉机再陷进泥泞里……呀呀,感情这东西真叫人捉摸不透,拿它没办法!

远房二叔来提媒,她回答:“我不找。”她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,难道

是在默默地等待着他吗？多么奇妙而又渺茫啊。二叔动了火：“不行，你一定要去看，这小子多好，你还要找什么样的？！”看就看吧，反正我有一定之规，就说没看中，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竟然就是他。她美坏了，暗暗感谢老天爷长眼。

她不会像一些妙龄少女那样甜蜜地谈恋爱。她特别寡言，刚好对方又是一个深沉、有感情而不善于言表的小伙子。他们第一次谈话就这么简单：

“俺性子急，不会生活，你能看惯？……”

“我缺点更多，脾气犟，性子慢，还有……还有嘴笨……”他的嘴确实笨，推拖拉机的那股“龙兴虎眼”的劲儿也不知哪去了，倒腼腆得像个害羞的小姑娘。

几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相互挤眼睛，“啧啧，笨死了，连一句爱情歌曲都不会唱……”可她偏偏喜欢他这股憨劲，她觉得和他在一起，浑身有劲，满眼都是明媚的阳光。

她和他每次见面几乎没有一句情意绵绵的话。“你注意点身体，别累坏了。”或者，“咱们已有二十七天没见面了。”可就是这些平常话，她觉得像股股暖流，阵阵春风拂过她的心坎，像甘露撒在她的心田。暗暗地，她把自己的心，命运，自己的一切都和他连在一起，她当然不会说“我是你的”，“我的一切都属于你的”，“这世界上我就爱你”。但她下了决心，当个好妻子，好媳妇，好母亲。当丈夫疲劳、烦恼、生气时，她用温柔让他心里熨帖；当他兴奋、欢乐、激昂时，她用笑声来伴随……

她甜甜地想着，这样不知过了多少时候。

她用手使劲捏了下小辫，她没有烫成髻发来修饰自己的脸型。她原来是十里八村有名的长辫，她想不烫发好，便于收拾，便于干活。昨天才忍痛将长辫剪短。今天，因为有“新娘”的字眼跳动在眼前，这对小辫也显得格外妩媚了。

她规划着未来的生活。她除了是个好拖拉机手外,裁缝活也是村里拔尖的。对服装样式的观察,她目光特别敏锐,时常在路上看到什么新式样,就会勾起她的灵感,于是,一种别具一格的服饰就在她的比量、琢磨中诞生。文雅娴静的姑娘喜穿什么样式,活泼爽朗的小伙子喜穿什么样式,她分析、揣摩、默默地思索,她也求教过一些老师傅。不知有多少个晚上,她在为小青年的特别爱好,用特意买来的减价布做着试验,直到达到了他们的要求,才在疲劳之余甜甜地睡去。她没有旷一天工。她心灵手巧,已经被方圆几十里传为佳话。就在她婚事订下的一个多月后,公社服装加工厂亲自派人看过她,要过她。工作,这是农村姑娘梦寐以求的愿望,可现在,她想到了双目失明的婆母,她打消了这个念头……

老人家,丈夫,你们放心,俺除了做好家务外,照样好好当俺的拖拉机手,并利用业余时间为大伙服好务。再用俺收入的钱,买一台收音机,婆婆看不见是会听见的,让她在风烛残年吃得饱,穿得暖,过得舒坦……她在心里规划着以后生活的全景,两片红晕浮在她的双颊,她把手背搁在脸上,使脸不再热得那样难受。

睫毛下溢出两颗无名的泪,她忽然想起了什么,她把双手端在眼前,她差一点笑出声来。这手镯——铜镯子,是他们订亲那天婆婆送给她的。镯子,在旧的年代,许是名贵的珍物罢,而在八十年代的今天,一个铜制的,人们,特别是姑娘们,谁还喜欢?刚才几个女友还取笑她“老封建”。喝喜酒的客人们有的还现挤进来,看新娘戴了副破铜镯子。她曾不止一次地想:这是老人的心,她老人家一定在儿子还不全懂事的时候就盼望着儿子快一点长大,快一点把这个镯子戴到儿媳手上……

她坐不住了,轻轻地下了地,穿上鞋,婆婆没有发觉她,她双目盯住老人慈祥的面孔,用力握住老人的手,激动而又羞涩地喊了一声:“妈妈。”

“孩子……”媳妇的第一声呼唤,使老人流出了两行热泪。

“你不要下地，孩子，快，快上炕，这是规矩，快，坐到五点钟再下来。”

瞎眼婆婆疼爱地攥着儿媳的手，忽而又急急地推她上炕。

她用新手帕擦去老人脸上的泪：“妈妈，我去坐着就是……”

她听话地又坐到炕上，她微张的嘴闭上，眉尖掠过一阵喜悦和慌乱，这是姑娘家一生就一次的。她的嘴和眼终于又笑了，笑得那样羞赧而深沉……

1982 年《海燕》第 5 期

水花村少女

她扒开窗帘看豆腐房，爸怎么还不起来？她今天着急要上集，都什么时候了。她心里怦怦乱跳，若是爸妈不让去，那可就糟了。不，无论如何得去！不去，这心，可怎么安？

“惠女起这么早干嘛？今儿个叫你爸上集，你年轻，腰软，把剩下两亩稻子割完。”

“不，妈，我先去卖豆腐，一会儿就卖完，我早早赶回来，二亩稻子保准今天放倒。留爸在家多做两道子豆腐，明儿个是大集！”惠女把想了一夜的办法说出来，一只手捂着乱跳的心口，侧着耳朵等外屋的回话。

“说得是理儿，叫她去吧，快点回来！”

哦，声音从豆腐房里传出来，爸爸同意了。

“死鬼，早先不愿去，这会儿倒争着去。”妈妈在厨房嘟囔。

她从被窝里捧起红花塑料包，贴在心口上，心口越发跳得厉害，贴在脸腮，腮尖越发烧得难受。包里，软乎乎的黑毛衣，清楚楚衬出塑料包上的红花，这是用了五个晚上偷织的。这软软的，暖暖的，是她把心揉了进去。昨晚拖着割稻子累疼了的胳膊，完成了最后一针，装进红花塑料包，

在被窝里搂了一宿。黑毛衣,和她的心在一起,和她的梦在一起……

“惠女,若去赶紧套车,早点回来。”妈喊。

“哎,来了——”她穿好衣服站到镜前。呵,昨天水池里简直是个泥人,今几个可干净了,这小辫,怎么就梳不好,额角那绺头发,蓬上去该多好看?

“惠女,赶紧的!”妈妈又在催,是呀,要赶紧,把早就做好的,美丽的少女头像,装进塑料包。那一直压在箱子最底层,用彩绸包着的头像,今几个终于小心翼翼拿出来。这头像太像她自己了。要包好,若叫爸妈看见了,可了不得。怎样才能拿出去呢?她急得汗珠渗出鼻尖。

“妈,我马上就套车。”她终于出了“闺房”,奔牲口圈,迅速地把驴套上小车。她走进豆腐房,爸在蒸汽缭绕的灯影里忙活,她又转回身去北屋,妈在灶间掏灰。她急速奔“闺房”,将红花塑料包夹在腋下,掀门帘,见妈正出去倒灰,她小跑奔出去,把包包挂在门口铁门栅栏上,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扒了两口饭,装上豆腐,她上路了。

“别忘了早点儿回来。”妈妈在背后喊。

她跟着驴车跑着。天还没亮,不过,这道儿熟着呢。一年多来,一天一个来回。几道沟,几道坎儿,道旁几棵树,都印在脑子里。这一连三天没走了,在家割稻子。三天,可长着哪,像三年。她从不曾感到打发时光这样难啊。只是在夜晚,收拾完锅碗筷,手里织着毛衣,才觉得好熬些。

一针一线,精精细细,匀匀整整地织着。而每当这时,那宽肩膀的大个子,就影子似的从远处飘过来,飘到她的眼前,她心跳更加疾快……哦,早就播种了,心灵深处的播种啊!只是,他知道吗?心里有她吗?毛衣、头像,他能收下吗?勇敢些,就一次,是有是无一次了结,心里就踏实了。

东方微微出现一丝橘红,她吆喝着小驴,向着亮处,快步走着……这

套本领，练出来了，再黑的路她也不怕。记得，第一次，叫她上集卖豆腐，她不去，爸爸骂她没出息：“赶个驴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哥上大学，咱家没有劳力，还偏得我上集跑哇？怎么？赶了驴车，就叫人瞧不起啦……”她抹了一宿眼泪，第二天早早起来，赌气赶上驴车。爸妈不让她早走，她偏走，她怕天亮路上人多笑她……是啊，多亏爸爸，要不能认识他吗？对，就是那一天，到了集上，天还没亮，市场上没有一个人，新建的大楼下宽敞的街道显得空旷而肃寂，她觉得有些冷，脚冻得直疼，只有对面四间小房亮着灯。她怯生生地把车赶到有亮光的门前，不敢弄出声响，可恶的畜生不通人性，硬是叫了两声，亮灯的屋门响了，出来一个大个子，穿着白大褂，走到车前问：“是卖豆腐的？小姑娘，来这么早啊，进屋暖暖吧。”她没动弹，似乎有些怕。“我们是待业青年饭店，不要紧的，屋里有好几个人呢。”这么心善！她确实冷啊。她跟进去了。呀，灯光下四张小伙子的脸，他们打量着她，她低下头，站在门旁。

“进来，进来呀，这里有炉子！”大个子也不再叫她小姑娘了。他们年纪相仿，只是她长得娇小。大个子看样比其他几个年龄大些，他方脸，粗眉大眼，鼻梁高且直，嘴巴略尖。哟，多帅呀。她只看了一眼，就低下头。听小伙子们一再叫她，又抬抬头，垂着眼睛走近炉子。

“家住哪儿？”大个子一边洗菜，一边问。

“水花村。”她声音很低。

“哦，你爸就是常来卖豆腐的秦大伯，叫秦广厚，对吧？”

“嗯。”她点着头。

“小秦，这么远的路，走这么早不害怕吗？”众小伙好奇地问。

“不怕，农村人起早惯了。”她把手伸向炉子。

大个子拿个凳子送她跟前，“你坐着烤。”

呀，这个子可真高啊，走她跟前，她不扬头只能看见他下面第二个衣扣。“不要紧的，小秦，我们都一样，都是自力更生，自己想门路。你大概

第一次上集，不好意思，常了就好了。抬起头来，怕什么，我们不缺鼻子不少眼，况且又那么……”那么什么？那么漂亮吗？呀，他说哪去了，幸亏没说出口来。她羞得脸都没地方放了。众小伙子都嘻嘻地笑了，大个子接着说：“你的豆腐我们每天留三十斤，你就在我们窗外卖，有什么事儿招呼一声。”

“他是我们‘总统’。”其中一个小伙子指着大个子嬉笑着说。

她没敢转头。

天亮了，他们把她送到窗外，称回三十斤豆腐，找了钱，又帮着吆喝几声：“豆腐！二角五一斤。”周围围满了人，都瞟着她。“呀，谁家的姑娘，谁家的妹子，生得这么俊呀，祖宗积了仙德！”一个老太婆啧啧地夸奖着。

“准是水花村的，水花村的女孩儿就是水灵。”又不知哪位常赶集的人在插嘴。人们循着喊声围来，她紧闭嘴唇，两手竖在裤线上，像挨了霜打的小草，低头不语。

“散开，散开，这是卖豆腐，谁买豆腐留下，不买豆腐散开。”饭店里蹿出喊声。

不到半小时，豆腐卖光。她把秤放回驴车上，在门外走来走去。饭店正忙着，怎么办呢？

悄悄离去吗？不，不能啊，他们多好！得谢谢人家。奶奶活着时常说“人情大于王法”！她壮了壮胆子，终于迈进去。饭店客人真多。她走进里屋，眼看着忙得不可开交的小伙子们，“谢谢”二字怎么也吐不出口来，她恨死自己的拙嘴，尴尬地站在那里。见水池里一堆碗，她猛生一念，我们农村人不会说，但会干，用行动答谢吧！她挽了挽衣袖，麻利地洗起碗来。众人发现，吃惊地看着她，大个子一边制止，一边过来抢碗，手碰在她手上，她心里一震，大个子也缩回手去。

呀，他多大岁数呢？还这么害羞，早上的时候说话挺大方呀……

东方的光亮渐渐推向整个天际。路上行人多起来。道旁没割的稻子，颠着沉沉的稻穗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秋风终于来了，吹来了个金色的世界。她是多么盼着秋风啊，秋风凉爽，可以穿毛衣。啊，毛衣，本是春天就该织的，只是，手里没有啦……

春风刚刚拂来，饭店里就穿不住棉袄，小伙子们都穿上了高高领子的羊毛衫，外面套上白大褂，可神气哩。唯有大个子没有羊毛衫，只穿件旧线衣。天长日久，她和他们熟识了，并结下了友谊。每月六个大集，大集时饭店人多；每个大集豆腐格外好卖，卖完豆腐，去饭店帮着洗碗，烧火。她不说话，不笑，只埋头干活，干得又麻利又干净。有了她，给小伙子们省去了很多事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她发现大个子真行，是饭店里的主角，独当一面。上起灶来，瞧那架势，勺子颠得“吭吭”直响，两只胳膊在蒸汽里抖动。怪不得小伙子们都称他“总统”。

“总统，一年挣了那么多钱，都留娶媳妇呀，怎不买件羊毛衫？”一个姓刘的胖小伙子问。

“我哥一月才挣三十八元六，又要结婚；姐姐姐夫工资一共才不到八十，一个孩子两个老人，生活不宽裕，我不帮谁帮？羊毛衫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哦，他长得好，手艺好，心也好！

“哎，有了，等哪位姑娘爱上‘总统’，叫她给买。”小刘就爱开玩笑。

“怕是没有姑娘能爱咱这样的，要是真有姑娘爱咱，不用她给买羊毛衫，亲手给咱织件毛衣穿，那才美气呢！”大个子一本正经地说。

她心泉像投了块石头，不平静了。这话，说给谁听的？我？不能！我这小姑娘，站他跟前矮一大截，他能瞧得起？！不，也许从第一次碰手后，他就有了意。觉得出，他的目光总愿在她脸上停住，她一抬头，目光相碰，他又躲开了。有一回，他俩都在洗碗，他盯着她灵巧的手看，她被看得手颤抖了，心也慌了，好一会儿，他小声说：“你洗碗真快。”是夸

奖人，还是掩饰感情？后来他问过她愿不愿在饭店干一辈子，她呢，是惊是喜还是吓，放下碗就跑了。

多好的机会呀，就这样过去了，这事常叫她后悔得不得了。她有时安慰自己，说不定人家是随便问问，根本没那意思。现在，她手里提着红花塑料包，又问自己，他能是那个意思？即使真有，都快半年了，毛衣还没织好。她脸又红起来：都怨自己嘴笨，怨自己没有钱。常在集上卖鱼的水芹子，穿得漂亮，又动辄往饭店扔几条鱼，人家渔村钱厚，女孩子胆又大，扔几条鱼不在乎，人家还会说：“没别个意思，祝你们生意兴隆。”瞧自己，打死也想不出这样的话呀。水芹子心眼也挺好的，他会不会对她也和我一样？她会不会也给织毛衣。还有那个卖苹果的黄娟，午后，他常去帮她卖苹果，她也动不动端一秤盘苹果送饭店去……而自己，虽说一年收入也不少，可卖豆腐的钱，回家要分文不少的交给爸爸。哥哥上大学，家里常得寄钱去；去年才盖的新房，饥荒七八百元，爸爸说等饥荒还完，她要什么，给买什么。困难时期还没过去，她怎能像水芹子她们那么大方呢。嘴又偏偏笨得要命，话到嗓眼说不出去……

她拍着自己的头，五个月了，毛衣，才织起来，这是多么紧张的五个月呀！上午卖豆腐，下午下大田里插秧、薅草、下肥，只有晚上的时间才属于她自己的……买毛线的钱，是怎样挣来的呀！她花了一整夜没睡觉，终于想起了自己从前曾给结婚的女伴们做过蒙古少女头像。

于是，她从箱里翻出各色的花布条，拿了妈妈做棉袄剩的棉花，到各家各户收了装鞋的纸壳盒子。她手巧，看着挂历上的画，就能用纸壳剪出少女侧面脸型。脸部贴上白布，脸腮染上红色，用毛笔画出大眼睛，长睫毛，头发是黑毛线剪短，自然而蓬松地贴在耳上，然后嵌在一块大的菱形纸壳上，染出天蓝底色，外层罩上玻璃纸，又鲜亮、又好看。于是美丽的红花少女，逗人的蒙古姑娘，在蓝光里，在碧云里，在湖水里，闪着光亮……终于，上市了，两个一对，一对五角。一上市，就吸引了集市上的

人们。一个晚上只能做一对，一天做不够一天卖的。于是，她的巧手，就无人不知了。这叫不上名的工艺，吸引了许多的小伙子，他们为她的手艺叫好，并且说她才貌双全。常在集上转的几个待业青年，总愿围着她，有的竟个别与她问话，话里含着甜意。

饭店里的小刘，在十五大集的早晨，早早站在北路口等她，她当时很吃惊。小伙子难为情地说：“小秦，你愿意给我做个‘水花村少女’头像吗？我喜欢水花村的姑娘。别看我是城镇户口，我也和我们‘总统’一样，干一辈子饭店，你信不过我吗？”

“不不，俺没想过，俺谢谢你。”她的笨嘴终于被逼出这句话来。

从此，小刘对她总是敬而远之。就是大个子，他，他为甚不开口要“水花村少女”？她就等着他呀。“头像”上市以后，他去看过的，可什么也没说，莫非就因为那次她跑掉了……她到饭店去帮忙烧火，其他四个小伙都离得远远的，就剩他俩，他不时在灶上嘟噜一句。

“你真巧，你是个不一般的女子，比城里女子好。”她等待下文，却不再有了，难道就没有比这句话更明了的话吗？难道他也这样夸过卖鱼的水芹子和卖苹果的黄娟？他们确是有说有笑的啊。她不解，她总觉得自己对其他几个小伙子，说笑随便，却没有别的感觉。譬如，偶尔他低下头去，她看清他粗粗短短的头发，白白的脖子，霎时，她心里像触了电……大个子，你城镇人也这么不大方，难道就因为你是“总统”……

足足五个月了，卖了二十八块钱，毛线买回来了。“水花村少女”头像也做起来了，她照着自己的侧影做，剪得多像啊，多美呀，她用她的全部心思在做，他可曾想到一个农村女子也有这样细腻的感情？一颗心，何时献出去？毛衣终于织出来，他会接受吗？如果感觉没有错，会的！

太阳出来了，照在她绯红的脸蛋上，照在红花塑料包上，她把包贴在脸上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啊，五个月了，好熬人哪，三天没上集，这是一年来没有过的。饭店小伙子们告诉过她，“小秦，家里活忙，吱个声，我们